

文学的减法

◎张清华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库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学的减法

◎ 张清华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减法 / 张清华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97-7

I. 文… II. 张… III. ①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96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 86012826 (Fax)

(0431) 86012675/86012812

文学的减法

张清华 著

出 版 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炳银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289 千字

印 张: 19

书 号: ISBN 978-7-80762-397-7

定 价: 28.5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缩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论食指·····	3
“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	
——论海子·····	21
文学的减法	
——论余华·····	36
叙述的极限	
——论莫言·····	50
由语言通向历史	
——论王朔·····	76

第二辑

论红色叙事的传统要素	
——以两个传奇模型为例·····	95
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的变迁·····	118
镜与灯，寓言与写真	
——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	146

文化实践与精神自否

-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启蒙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 170

第三辑

黑夜深处的火光

- 60 年代、70 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 179

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

- 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 200

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

- 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220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229

“谁来追赶这令人心碎的变化”

- 阅读翟永明 243

第四辑

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

- 与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商榷 253

《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 260

革命、历史、个体无意识

- 关于格非的《山河入梦》与近年创作 270

“残酷青春”之后是什么

- 由春树感受 80 后写作 277

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

-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 285

- 后 记 294

文学的减法

第一辑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论食指

在你疯狂的热焰上浇一些清凉的镇静剂吧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

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

——食指：《海洋三部曲》

对于重要诗人的研究通常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在中国人的经验中，诗人的命运与精神境遇常常是理解一个诗人的关键。这样的例子从屈原就开始了，正是他那伟大而变态、坚忍而脆弱的精神世界的斗争，才赋予了他的诗歌以那样丰富的精神蕴含和人性价值。某种程度上李白也一样，精神的创伤与复杂状况对于写作者来说，具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意义。这类例证在西方更是层出不穷。因此我以为，真正的诗歌与诗人研究必须是一种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探讨，否则不会触及到问题的内部和根本的所在。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曾经存在的精神迫害所导致的疯狂，使很多本来的写作者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与能力，这方面，胡风、路翎都是最好的例子；而另一类则是被这疯狂推向了“一次性生存”的深渊和“一次性写作”的峰巅，不幸和幸运因此同时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在这方面，食指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显然，本文要将食指放在这样一个向度来予以审视，因为我发现一旦这样来看待他，问题和意义立刻改变，获得了升华，一个单纯的诗歌或者历史问题同时变成了哲学问题。因此这并不构成对诗人在世俗和病理学意义上的人格褻渎，相反作为哲学和诗歌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将会使我们的诗人获得最深

阔的精神与价值背景。就像很多人会从哲学的意义上谈论“死亡”一样——诗人多多和诗论家唐晓渡曾分别有一首诗和一篇诗论题为《从死亡的方向看》——本文也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谈论精神分裂的，因为不但死亡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一个根本性的命题，精神分裂也一样成为了根本性的哲学与诗学命题。

“一次性生存”与写作

写下本篇的题目就注定了这些文字的方向。人们为什么发现食指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他不同寻常的生命人格实践——当“相信未来”的青春豪言与福利院中灰暗苦难的中年互相见证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诗是包含了痛苦而悲壮的生命实践的诗，是包含了真正的抗争、毁灭和牺牲的诗，他对作品的完成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他悲剧性的人生，这就是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和优秀的诗人与通常意义上的诗人的根本区别。由于这样的人格实践，他的作品得以被生命之光投射，获得了最后的完成和整体的提升。

这自然首先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重要的和优秀的诗歌同其作品的“难度”是否成正比的问题。有人会说，食指的诗歌显然太平易，他的写作方式也太传统。不错，食指的写作是不像近十几年的诗那样结合了太多智力的因素，然而诗人的写作中从来就包含了两种难度：一是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和智力含量，二是人格实践与世俗准则所拉开的距离。对于有的诗人来说，他们的作品的确包含了很多的智力因素，但他们的人生却俗不可耐，他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创作——换句话说，作为诗人和作为生活的人，他们的人格是分裂的，他们不是雅斯贝斯所说的那种人格与诗合一的“一次性生存”着的人，这样的人和他们的作品或许可以留下来，但却注定成不了最令人悲悯和崇敬的伟大诗人。伟大的诗人总是用生命的燃烧去完成写作、“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只有歌德是个“例外”——雅斯贝斯这样认为）^①；而且，伟大的人格实践也不是按照世俗的或正统的标准来看的“成功”的人格实践。相反，他恰恰可能

^① 雅斯贝斯：《斯特林堡和凡高》，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是伟大的失败者，屈原、李白、拜伦、普希金，甚至海子，他们哪一个是按照世俗标准的“成功”者呢？甚至一些重要的诗人，王国维、朱湘，还比如荷尔德林、叶赛宁、弗吉尼亚·伍尔夫、尔维娅·普拉斯……作为生存着的人，他们大都是以疯狂或自杀为生命结局的，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作为诗人，他们却是纯洁而不屈的抗争精神的象征。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此，无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看，食指也是一个非凡的，至少是一个高尚的失败者，因为他所持守的人生信念从未与生活妥协，所以只有疯狂；因为他坚持生命与诗的合一，不肯使自己的人格陷于分裂，所以只有使精神不堪重负而被撕裂。反过来，也正是他的疯狂反衬和映照了他作品的崇高而悲壮的理想精神，使之具有了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死结和聚焦点，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从那个时代逃脱出来得以幸存，而他却义无反顾地与那个时代同归于尽，一起沉沦。他是一个真正面对和生存于自己时代的人，他唱着自己时代的歌，宛如泰坦尼克号上的乐师，临危不惧，勇敢地投向毁灭的渊薮。

优秀的诗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竟是这样一种关系。雅斯贝斯说过，世俗的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与实利，而只有伟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才看见世界的本源。“优秀的艺术家认真地按独自的意志做出的表现，就是类似分裂症的作品”，“在凡高和荷尔德林那里，主观上的深刻性是和精神病结合在一起的”，^①这正是我们现代人生的荒谬性。雅斯贝斯说：“恐怕达到极限的形而上学体验的深刻性，以及关于在超越性东西之感觉中的绝对者、恐怖和最大幸福的意识，无疑是当灵魂残酷地被解体和被破坏时给予的。”^②雅斯贝斯给了所有浅薄的偏见以奋力一击。当然，并非所有的精神分裂者都会像他所说的这样，将导向其对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然而从哲学和艺术的范畴看，精神分裂者的认识角度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对世俗世界、对现代文明的病态症状的批评的一种比喻，一种精神抗议与抗争的姿态和角度，这正如哈姆雷特以佯疯对付丹麦强大的黑暗，堂吉珂德用疯狂地进击羊群嘲笑他的时代一样。作为世俗世界的挑战者，诗人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胜利者，但他会成为艺术和诗歌中的胜利者，并通过其浸透了伟大的悲剧

① 雅斯贝斯：《斯特林堡和凡高》，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52页。

② 雅斯贝斯：《斯特林堡和凡高》，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人格实践的作品征服世俗中的人,如今凡高的每一幅遗作都抵得上一个世俗的人一生的蝇营所值——尽管他们未必看懂了这些作品,却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价值。

我由此看见一个交相辉映的有趣对比,食指和海子——时间将会凸现这两颗重要的灵魂的光彩,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两个令人崇敬的分裂症患者。在海子的死亡鉴定书上曾赫然写着医生的诊断结论:“精神分裂症”;而食指多年来一直就住在精神病院里^①。但他们都是具有很强自制力的人,在海子随身携带着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明明是世俗的力量共同谋杀了这位天才的青年,而他却开脱了一切人的罪责;食指为自己取“食指”这样一个笔名,是用以自嘲,他知道人们会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瞧!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但他并没有反唇相讥,他悲愤地写下了《疯狗》这样的诗表达自己的悲愤,但却没有把怒气对准哪一个具体的人。在他的诗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善良的弱者、一个在无望中坚韧守望着的灵魂,可见他们都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当然,食指和海子又有根本的不同,食指内敛,沉重而缓慢,他内心激烈斗争的结果是“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愤怒》);而海子则外倾,爆发如闪电雷霆,他灵魂中抑制不住的毁灭冲动和伟大想象,是“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土地》)。由于这样的区别,所以食指苦度到今天,已走进了“生命的秋天”;而海子则如耀眼的彗星,爆响并熄灭在青春的天空。在食指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顽强抗争着的清醒和理性;而在海子的诗中,我们则看到天才的狂语与幻梦。在食指的笔下,生命和热血化为内燃的灰烬,每一个字都凝着汗水与泪水的盐分,他是一个头颅深陷在手中的苦吟者;而在海子那里,狂想与激情则闪烁为遥远夜幕中的地光,诡奇而神秘,语言如汹涌的云层翻卷变幻,他是一个双手拥向宇宙的赤子和先知……

之所以要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是因为我看到了食指背后一个巨大的背景,一个矛盾的荒唐和分裂的时代撕裂了他,这个时代被暴力扭曲并被幻像诱导疯狂的语言与思维方式撕裂了他。这个时代疯了,而和时代一起疯掉的狂欢者们却得以因此卸掉了自己的精神包袱,而食指则由于坚守了自己的内心而

^① 食指自1995年住进北京第三福利院,至2003年4月离开。此文写作时食指仍住该处。

被无情的飓风摧折。他寻求自己独有的语言与方式的过程,就是被时代驱逐和追逼的过程;他尝试独立不倚地思想的时候,就是强大的群体意志及其语言试图将其淹没的时候。他曾一度不得不尝试着屈服于这种语言的威压——在1969年以后他曾写过许多“红色战歌”式的作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在开始使用这种红色话语的时候罹患了抑郁症,并在为准备写《红旗渠》而前往河南采访时遭窃而再次加重了病情,这或许只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偶然事件,但不难想象,在他的无意识世界中一定经历了两种意识与两种语言方式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最后是以个人精神遭受创伤、独立意志被迫牺牲作为结局的。但抗争并未结束,实际上,疯狂不过是这种抗争的显形与外化,是隐喻创伤、抵抗规训、平衡生命存在的内心需要。这一点,正如不朽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所暗含的深层心理动因一样,疯狂是缓解并有效保持内心与现实冲突的唯一方式。

之所以要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是因为我还看到另一个巨大的背景:在现代以来的哲学史、艺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卓越的名字都与精神分裂连在一起,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爱伦·坡、斯特林堡、凡高、叶赛宁、普拉斯……这本身就构成了伟大的启示,人类在自己的途程中,精神越来越陷入自我的矛盾和分裂之中。许多西方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曾深入研究精神分裂症式的认识方法给人们的哲学启示,从哲学或艺术的角度来批判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以及它对人类自由精神的压制、对本源性认识的排斥与遮蔽。如超现实主义的作家与艺术家,就越出世俗的社会偏见而对精神分裂式的思维方式给予热情的肯定,认为他们虽然丧失了“健全的理智”,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全部沉入到潜意识之中,才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他们内在的天性”^①。弗洛伊德基于他长期的观察研究指出,“疯子比我们更知道内心现实的底细,并且可以向我们揭示某些事物,而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事物就不会被理解。”^②当有人说爱伦·坡是个疯子时,他是这样反驳的:“人们把我叫做疯子;但是

^① 程晓岚:《超现实主义述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② 程晓岚:《超现实主义述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科学还没有告诉我们，疯狂是不是智慧的升华？……一切所谓深刻的东西是不是产生于某种精神病？”^① 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达利，也非常推重谵妄症和精神分裂症式的思维所带来的启示意义，他预言，“凭借妄想症积极发展脑力（同时利用无意识活动和其他被动状态）就有可能使混乱条理化，从而有助于彻底推倒现实世界。”^② 在布勒东的代表作《嘉娜》中，他书写了一个“自由的灵魂”被关禁于精神病院的悲剧，在书中布勒东严厉地抨击这种精神统治对人类自由天性的迫害：“进过一个精神病院就会知道，人们在那里造就疯子，就像在少年教养院里造就强盗一样……”^③ 所有这些，都从另一个方面对我们从世俗精神标准对精神分裂者的歧视，进行了有力的和富有哲学深度的批判。然而，食指的写作同西方的作家们所张扬的那种疯狂的宣泄还不同，他的诗中充满了坚定的理性和执着的信念，显现了乐观、健康和积极的生命意志与人生情怀。他的诗中不乏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坚守与放弃、庄严与荒谬、价值与虚无、和谐与紧张、自信与怀疑、挚爱与悲愤……等等内在心灵的激烈冲突，但这种冲突的结果最终却表现为对他“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的信念的捍卫，这是自我的斗争，食指将巨大的冲突和苦难留给自己，留给世人的却是一首首闪烁着充满希望的生命之光的诗篇。甚至连他诗歌的形式都是整饬、优美、完整和和谐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食指通过他的诗，他不懈的写作的努力，如同坚守在风暴中的鸟儿，以诗歌那绚丽和坚韧的语言维系着他的生命之巢，证实着他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当然也照耀了他自己“存在的深渊”。从这个意义看，食指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毅力、崇高的理想精神，更应值得世人的理解和尊重。

精神结构与诗歌主题

我面前有两张食指的照片，一张是于1952年食指四岁时拍下的，左手支

① 程晓岚：《超现实主义述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② 布勒东：《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③ 程晓岚：《超现实主义述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着下巴，面露恬静和快乐，在花园中明媚的光线下，托颐遐思，天真烂漫，这张照片形象地记录着食指欢乐幸福的童年，也记录着他的勤思与聪慧；另一张是四十年后的1992年，食指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拍下的，这张照片曾印在漓江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后又印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封面上。人到中年的食指右手从下巴移上了额头，而饱经磨难的面颊则疲惫低垂，沉思中痛苦的表情刻写着四十年的岁月沧桑。这是两张有着多大反差的照片！它们之间跨越的不只是四十年的时光，而是两个，不，是三个或者更多的时代。从仰面遐想到低首沉思，青春和热血仿佛一道闪电，从瞬间消逝，而苦难、思想、信念和抗争带着岁月的风霜刻上了那张脸——一个时代的记录，一代人灵魂的画像。

可是，对于食指来说，他的命运并不仅源于历史的注定，更重要的是源自他那丰富的、带着统一而又对立的激烈矛盾的心灵，它的外在的顽强和谐，从未掩蔽住内部的分离和对抗，这种非同寻常的特征在他今存的第一首诗《海洋三部曲·波浪与海洋》中就被形象和典范地予以揭示：

喧响的波浪

深沉的海洋

这是食指于1965年十七岁时写下句子，这是大海，也是食指的心灵：它喧响而深沉、明亮而幽晦、涌动而沉默。外表的生动，源于他内在莫测的奥秘与深邃，波浪是它的外形，海洋则掩藏于它的内部，凝重而混沌。这是食指的个性，也是他的一生的心结和命运，它同时也是两张照片的最好的注解。大海的两种性格在食指的灵魂中得到回应。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灵魂中这两种力量的守恒和较量，守恒使他和谐安宁，较量使他激动紧张，充满激情与力量。他顽强地维护着两者的统一，保持生命的平衡，但他又必须从两者的对抗分裂中获取灵感与启示，而展开自己的人生中全部的惆怅与宽广、怯懦与坚强、寻常与磅礴、丑陋与明朗的充满诗意的较量。对于世俗人而言，我们可能会掩饰这种冲突和较量，以维护我们脆弱而肤浅的平衡，但对于食指，他却“顽固地”